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劉贊化

文選卷四十九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寛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

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帝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

古豎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黄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漢書曰兒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算可罷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斄人至中大夫斄音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皐字少孺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洛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

歌新聲為協律都尉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奉使則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

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顔嚴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黄霸字次公為楊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㝡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

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爲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鶩之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爲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干令升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俟天休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

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粟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粟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黄世及以一民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黄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堯舜内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内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爲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於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

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令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於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令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王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寛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長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

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

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

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二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內夷曹爽外襲王陵

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

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

維

御羣后大權在已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夷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

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

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天符人事於是信矣

東觀漢記

耿紀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修祖宗之

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

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强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宜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非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侯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

時江湘來同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城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邇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

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誘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翟禹曰將軍墳墓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七

楚必專權使董狼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左氏傳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久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謡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大上皇敗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莊子曰跖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善惡陷於成敗毁譽脅於勢

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實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為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曰十六兩為觔三十觔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仆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

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兖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冠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冠長安劉粲冠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

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帝紀曰太康八年詔劉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罷也賈儀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畧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

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凰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琴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於原器大者不可以

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主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貽子産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儁宣國威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鶡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悦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皆悦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

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士見危授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主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

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胎家室毛詩大雅大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託于囊毛詩大雅

大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鬬其民衆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復之重民居也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大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穩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

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於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

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濆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

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毁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紺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

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武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悴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人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

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王隱晉書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羣俗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禄仕

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詹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丈謹案目以蘭薰之器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

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傅玄白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火候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

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與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櫛織紝女金皆取成於婢僕

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纚紘見下句

未嘗知女工絲枲胥里之叢中饋酒食之事也

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

議先時而昏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閨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

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人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干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强

獫歴歴為患今西北郡皆有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干寶晉紀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剋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

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絶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

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

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

之惡乎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干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

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遮興遮廢能者用事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通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臨破無前倫思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于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葢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干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干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西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

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懿帝崩于平陽涉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髙辛氏火正以淳耀大光照四方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宫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賔客女御序于天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

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賔容喪禮之事女御

書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多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令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率修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

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晩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處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后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諸侯以彊并弱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

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

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

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長壯妖潔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于閫內言不出于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弟五子也炟丁達切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器也唯泰

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

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

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婦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祜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隲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又曰靈

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犴岸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湮滅連踵傾輈繼路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脩商貨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

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竝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四十九

文選卷五十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

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于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

至于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葅醢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王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于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班固漢書賛曰漢興懲彊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

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

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户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覩其

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

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

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竝列則其奬未遠

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竝列于朝則萌戮相仍故云未遠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

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于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于功漢書曰量資奬權輕重于是有毋權子而行有子權毋而行韋昭曰重為毋輕為子衡平也

故高秩厚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為太中

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内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顔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坐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之禁鄭玄曰中門于外內為中門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于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闕閉之屬也重閑外

內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于楚晉左氏傳曰呂郤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提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德焉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竝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

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于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于武皇遊燕後

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故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

舊典輔斯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産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國議

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令權官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雅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

與十八人謀于西鐘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于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嚙超臂出血為盟于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

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閒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牣刃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之中奉而

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纖羅垂霧縠

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嬙音墻漢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

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倿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

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班固

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胥以行刑韋昭曰言者腐刑必薰合之

同弊相濟故其徒有

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劉騊駼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擒地詩曰讒言緣間而起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予則孥戮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漢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長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嚻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九國之

服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而以疑留不斷至于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驤趙心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泰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驤投于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馬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也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魏武曹操也𪛉彝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曰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　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周易蠱卦上九爻辭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　論語子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聘許由

于沛澤之中請屬天下于夫子許由逃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然覩其甘心畎畒

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于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耳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辛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

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然而蟬蛻脫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夜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温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裂

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尚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忠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持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相望于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若薛方逢(步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也世祖即位徵方于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于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耶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

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

論語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于家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

卿相等列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顧

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録其絶塵不及

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顔回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沈脩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説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沈休文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又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謡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豈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

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于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虛長卿亮不可及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雄子雲班班孟堅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

述堯舜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平子張衡字也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　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于文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　二班謂叔皮孟堅也　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

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襃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飈流卽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持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竝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

文
也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
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
烈江右
西晉也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
七篇
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
而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内篇其數有七
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
建武
晉愍
帝年號義熙
晉安帝年號
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答賓戲曰馳辯如
濤波仲長統昌言
曰妙句雲布孝經鈎命決
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孫
綽
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經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
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
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遒麗之辭無聞焉耳
孫綽
集序

曰綽文藻遒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禮記注曰興者託事于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裕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榷為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

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廻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

字也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又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

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畢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游于楚列鼎而食明敭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明敭仄陋建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入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后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甞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宮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郎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三官全別沈以為同悞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

矣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舀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舀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陟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

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古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奥易到

絶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

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薰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外無逼主之嫌内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令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搆于牀笫之曲側西京賦曰所惡里成創痏左氏傳

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服冕乘軒出于言笑之下左氏傳魏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艚徂刀素練丹䰟至皆兼兩音亮北毳揮貂之屬艚船也丹䰟虎䰟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益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于盛衰權倖之徒慴憚丁達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于上臣弄權于下

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絶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絶謂滅之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于此寶祚猶寶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帝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言劉爾

雅曰纂繼也　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于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克定禍亂鬬士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于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綱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綱以喻綱綱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自漏也于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劒斬蛇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粵于厥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軹道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然之野民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氷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人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

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恭行天罰赫赫明明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雕鏤者毛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闇闈恣趙朝政在王闇闈闥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也炎炎燎火光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于飛燕外見壅于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

今委政王氏不亦爕乎

述韓英彭盧吴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絶去人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吴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布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綰自同閈胡旦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閈綰為燕

（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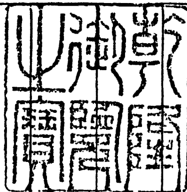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衰也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九縣飈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以德布精上為衆星）民厭淫詐神思反

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二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沈機先物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蘇沒雲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旂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挺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虔劉

庸代紛紜梁趙 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為燕王代即燕也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其道 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恭之謀 明明廟謨赳赳雄斷 廟謨廟筭也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 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

斷曰光武以再
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五十